

资治通鉴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端賢集卷之九 高蓋圖 國章 言 履實 封 趙 饒 蓋 臣 司馬 光 奉

勅編集

唐紀二十五

起著雍 閏 離 盡上 章 閏 茂 七 月 凡 二 年 有 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下

景龍二年春二月庚寅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
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迦葉志忠
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
歌秦王破陣樂天皇大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則天皇后未受
命天下歌娥媚娘應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順天皇
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蓋天意以順天皇后宜為國母主蠶
桑之事謹上桑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



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上悅皆受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
周唐一統符命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為周王則天時唐同泰獻
洛水圖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
當百代王天下上悅擢延禧為諫議大夫 丁亥蕭至忠上疏
以為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梁肉不可以公器為私用今
列位已廣冗負陪之干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
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忽事
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上雖嘉其
意音不能用 三月丙辰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於河上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
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
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

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
今築城寇境恐勞人費功終爲虜有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
仁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功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
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爲中城距東西
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
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王鈐衛將軍論弓仁爲朔方軍前鋒遊
弈使戍諾真水爲邏衛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朔方無復寇
掠滅鎮兵數萬人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備守之具或問之
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此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
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恐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朔方軍
摠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夏四月癸未置修
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爲

文者李嶠等為之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
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
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
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謹之士
莫得進矣 秋七月癸巳以左屯衛大將軍朔方道大摠管張
仁愿同中書門下三品 甲午清源尉呂元泰上疏以為邊境
未寧鎮戍不息士卒困苦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月廣歲滋勞
人費財無有窮極昔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
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奢靡相
高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充疆場之費使烽燧永息
群生富庶則如來慈悲之施平等之心孰過於此疏奏不省
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母沛國夫

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爲僧尼其負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爲四銓選者歲數萬人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爲一色上好擊毬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楊慎交灑油以築毬場慎交恭仁曾孫也上及皇后

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京兆辛替否上疏諫略曰臣聞古之建
官負不必備士有宥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伏
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遂
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又曰公
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
成憎翻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
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
所愛何所恃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
母子長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為理體養人不足經邦則殷
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為不長漢魏已降
為不短矣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踈見在失真實
而冀虛無重俗人之為輕天子之業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電荐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飢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冬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己家上優制不許平一名甄以字行載德之子也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爲可汗殺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努等帥衆犯塞初娑葛旣代烏質勒統衆父時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擊忠節衆弱不能支金山道行軍摠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

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
祿死生亦制於人手方今宰相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
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
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
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郭虔瓘者歷城人時爲西邊
將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楚客處訥請如以悌之策元振聞其
謀上疏以爲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爲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
故耳比者息兵請和非能慕悅中國之禮義也直以國多內難
人畜疫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使其國小安豈能
忘取十姓四鎮之地哉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爲吐蕃鄉
導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鎮兵
疲弊勢未能爲忘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

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
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鎮之地今若破娑葛有
功請分于闐踈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羅門
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知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智
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豫憂其求請無厭終爲後患故也又
彼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爲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姓
乎按獻父元慶叔父僕羅兄倭子及斛瑟羅懷道等皆可汗子
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徧曾立之以爲可汗欲以招撫十姓皆不
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動衆雖
復可汗舊種衆心終不親附況獻又踈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
節兵力自能誘脅十姓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
瓘入拔汗那發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

不能得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南引吐蕃奉倭子還
侵四鎮時拔汗那四旁無疆寇爲援虔瓘等恣爲侵掠如獨行
無人之境猶引倭子爲患今北有娑葛急則與之并力內則諸
胡堅壁拒守外則突厥伺隙邀遮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
往年之得志內外受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以
臣愚揣之實爲非計楚客等不從建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
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發
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遣使安臘獻馬在京師
聞其謀馳還報娑葛於是娑葛發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
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踈勒入寇元振在踈勒柵於河口
不敢出忠節逆嘉賓於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
嘉賓擒呂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乃而殺之上以安樂公主

將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遣使召太子賓客武攸緒於嵩山攸緒將至上敕禮官於兩儀殿設別位欲行問道之禮聽以山服葛巾入見不名不拜仗入通事舍人引攸緒就位攸緒趨立辭見班中再拜如常儀上愕然音不成所擬之禮上屢延之內殿頻煩寵錫皆謝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己卯成禮假皇后仗分禁兵以盛其儀衛命安國相王障車庚辰赦天下以延秀爲大常卿兼右衛將軍辛巳宴羣臣于兩儀殿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癸未牛師獎與突騎施娑葛戰于火燒城師獎兵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衆徵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

焉者以討娑葛娑葛遺元振書稱我與唐初無惡但讎闕啜宗
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繼而來奴豈
得坐而待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
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
振使其子鴻聞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不敢歸周以悌竟坐
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冊爲十四姓可汗 以媿
好上官氏爲昭容 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比見諸司
不遵律令格式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臣聞爲君者任臣爲臣者
奉法萬機叢委不可徧覽豈有修一水竇伐一枯木皆取斷宸
衷自今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聽奏取進止自餘各準法
處分其有故生疑滯致有稽失望令御史糾彈從之 丁巳晦
敕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守歲設庭燎置酒奏樂酒

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朕每憂之今夕歲除爲卿成禮從一但唯唯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自西廊而上扇後有人衣禮衣花釵令與從一對坐上命從一誦却扇詩數首扇却去花易服而出徐視之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莒國夫人嫁爲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箸從一每謁見及進表狀自稱翊聖皇后阿箸時人謂之國箸從一欣然有自負之色

三年春正月丁卯制廣東都聖善寺居民失業者數十家長寧安樂諸公主多縱僮奴掠百姓子女爲奴婢侍御史袁從之收繫獄治之公主許於上上手制釋之從之奏稱陛下縱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上責釋之二月己丑上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又命宮女爲市肆公卿爲商旅與之交易因爲

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爲樂 丙申監察御史崔琬對仗
彈宗楚客紀昷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
彈俯僂趨出立於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
爲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
謂之和事天子 壬寅以韋巨源爲左僕射楊再思爲右僕射
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
爲樂工部尚書張錫舞談容娘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
將軍張洽舞黃顰左金吾將軍杜元談誦婆羅門呪中書舍人
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河東郭山暉獨曰臣無所解請
歌古詩上許之山暉乃歌鹿鳴蟋蟀明日上賜山暉敕嘉美其
意賜時服一襲上又嘗宴侍臣使各爲迴波辭衆皆爲諛語或
自求榮祿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

侍宴既過三爵誼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
三月戊午以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太府卿韋嗣
立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崔湜趙彥昭並同
平章事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昭容引以為相彥昭張掖人也
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
官也韋嗣立上疏以為比者造寺極多務取崇麗大則用錢百
數十萬小則三五萬無慮所費千萬以上人力勞弊怨嗟盈路
佛之為教要在降伏身心豈彫畫土木相誇壯麗萬一水旱為
災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又食封之家其數甚眾昨
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匹凡百二十餘萬匹臣頃
在太府每歲庸調絹多不過百萬少則六七十萬匹比之封家
所入殊少夫有佐命之勳始可分茅胙土國初功臣食封者不

過三二十家今以恩澤食封者乃踰百數國家租賦大半私門
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為得
封戶之物諸家自徵僮僕依勢陵轢州縣多索裏頭轉行貿易
煩擾驅迫不勝其苦不若悉計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藏受
之於事為愈又自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
倉儲竭於資奉又刺史縣令近年以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
聲望下者方遣刺州吏部選人衰老無手筆者方補縣令以此
理人何由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皆
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上弗聽 戊寅以禮部尚
書韋溫為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常卿鄭愔為吏部尚
書同平章事溫皇后之兄也 太常博士唐紹以武氏吳陵順
陵置守戶五百與昭陵數同梁宣王魯忠王墓守戶多於親王

五倍韋氏襄德廟衛兵多於太廟上疏請量裁減不聽紹臨之
孫也 中書侍郎兼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吏部侍郎同
平章事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贓賄狼藉數外留人授擬不
足逆用三年闕選法大壞湜父挹爲司業受選人錢湜不之知
長名放之其人訐曰公所親受某賂柰何不與官湜怒曰所親
爲誰當擒取杖殺之其人曰公勿杖殺將使公遭憂湜大慙侍
御史靳恒與監察御史李尚隱對仗彈之上下湜等獄命監察
御史裴濯按之安樂公主諷濯寬其獄濯復對仗彈之夏五月
丙寅愔免死流吉州湜貶江州司馬上官昭容密與安樂公主
武延秀曲爲申理明日以湜爲襄州刺史愔爲江州司馬 六
月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楊再思薨 秋七月突騎施娑葛
遣使請降庚辰拜欽化可汗賜名守忠 八月己酉以李嶠同

中書門下三品韋安石爲侍中蕭至忠爲中書令至忠女適皇
后舅子崔無詖成昏日上主蕭氏后主崔氏時人謂之天子嫁
女皇后娶婦 上將祀南郊丁酉國子祭酒祝欽明國子司業
郭山暉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
常博士唐紹蔣欽緒駁之以爲鄭玄注周禮內司服惟有助祭
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國子司業鹽
官褚无量議以爲祭天惟以始祖爲主不配以祖妣故皇后不
應預祭韋巨源定儀注請依欽明議上從之以皇后爲亞獻仍
以宰相女爲齋娘助執豆籩欽明又欲以安樂公主爲終獻紹
欽緒固爭乃止以巨源攝太尉爲終獻欽緒膠水人也 己巳
上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躉思居
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及睿宗即位謂日知曰當是時朕亦不

敢言之 九月戊辰以蘇瓌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太
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譖毀上患之冬十一月癸亥上謂
修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曰比聞內外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
之平一以爲此由讒諂之人陰爲離間宜深加誨諭斥逐姦險
若猶未已伏願捨近圖遠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賜
平一帛而不能用其言 上召前修文館學士崔湜鄭愔入陪
大禮乙丑上祀南郊赦天下并十惡咸赦除之流人並放還齋
娘有壻者皆改官 甲戌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豆盧
欽望薨 乙亥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尚贊咄等千餘人逆金城
公主 河南道巡察使監察御史宋務光以於時食實封者凡
一百四十餘家應出封戶者凡五十四州皆割上腴之田或一
封分食數州而太平安樂公主又取高貲多丁者刻剥過苦應

充封戶者甚於征役滑州地出綾縑人多趨射尤受其弊人多
流亡請稍分封戶散配餘州又徵封使者煩擾公私請附租庸
每年送納上弗聽 時流人皆放還均州刺史譙王重福獨不
得歸乃上表自陳曰陛下焚柴展禮郊祀上玄蒼生並得赦除
赤子偏加擯弃皇天平分之道固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爲臣
流涕況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栖遑表奏不報 前右僕射致仕

唐休璟年八十餘進取彌銳娶賀婁尚宮養女爲其子婦十二
月壬辰以休璟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甲午上幸驪
山溫湯庚子幸韋嗣立莊舍以嗣立與周高士韋夔同族賜爵
逍遙公嗣立皇后之疎屬也由是顧賞尤重乙巳還宮 是歲
關中饑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
請車駕復幸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乃使巫覡彭君卿

等說上云今歲不利東行後復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上

景雲元年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上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適吐蕃處訥辭又命趙彥昭亦辭丁丑命左驍衛大將軍楊矩送之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癸未還宮公主至吐蕃贊普爲之別築城以居之庚戌上御梨園毬場命文武三品以上拋毬及分朋拔河韋后源唐休璟衰老隨絙踣地久之不能興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夏四月丙戌上遊芳林園命公卿馬上摘櫻桃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

常鬱鬱有帝王氣此日尤盛乙未上幸隆慶池結綵爲樓宴侍
臣泛舟戲象以厭之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爲逆亂
韋后白上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復上
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
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
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
稱快上雖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己卯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
諸醜態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
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
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
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餠中進毒六

月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韋后祕不發喪自揔庶政癸未召諸
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駙馬都尉韋捷韋灌
衛尉卿韋璿左千牛中郎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高嵩等分領
之璿溫之族弟播從子嵩其甥也中書舍人韋元徽巡六街又
命左監門大將軍兼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
以備譙王重福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並同中書門
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
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羲長倩之子也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
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叅謀政
事宗楚客密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皇后嫂叔不
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
政事蘇瓌曰遺詔豈可改邪溫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

爲太子太師甲申梓宮遷御太極殿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
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爲太尉雍王守禮爲幽王壽春
王成器爲宋主以從人望命韋溫摠知內外守捉兵馬事丁亥
殤帝即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陸氏爲皇后壬辰
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岑羲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宗楚
客與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
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司皆以韋氏子弟領
之廣聚黨衆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
唐命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
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
士謀臣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
文韉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稍增爲千騎隸

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己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衛尉卿薛崇暎苑摠監贛人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宗暉前朝邑尉劉幽求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韋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晝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李仙臯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庚子晡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會鍾紹京解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徇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拜謁

隆基執其手與坐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
鳧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
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播高嵩以
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以上皆
斬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
之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璿等首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
求等出苑南門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使福順將
左萬騎攻立德門仙鳧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約會於陵煙閣前
即大譟福順等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門外三鼓
聞譟聲帥摠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宮者
聞譟聲皆被甲應之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
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武延秀於肅章門

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初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子
王昱爲左拾遺昱說昭容母鄭氏曰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興也
今婕妤附於三思此滅族之道也願姨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
容弗聽及太子重俊起兵誅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懼思昱言自
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
溫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
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爲之言隆基不許斬於旗下時少帝
在太極殿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
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素爲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
比曉內外皆定辛巳隆基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啓之罪相王
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
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

書門下三品韋溫於東市之北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衰乘青驢
逃出至通化門門者曰公宗尚書也去布帽執而斬之并斬其
弟晉卿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慰諭百姓初趙履溫傾國資以
奉安樂公主爲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擻紫衫以項挽公
主犢車公主死履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
命萬騎斬之百姓怨其勞役爭割其肉立盡祕書監汴王邕娶
韋后妹崇國夫人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斬其妻首以獻邕
鳳之孫也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聞亂家人勸之逃
匿巨源曰吾位大臣豈可聞難不赴出至都街爲亂兵所殺時
年八十於是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尸韋后於市崔日用
將兵誅諸韋於杜曲襁褓兒無免者諸杜濫死非一是日赦天
下云逆賊魁首已誅自餘支黨一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爲平

王兼知內外閑廐押左右廂萬騎薛崇暎賜爵立節王以鍾紹
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麻嗣宗行左
金吾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侍中紀處訥行至華
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張嘉福行至懷州皆收斬之壬寅劉幽
求在太極殿有宮人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幽求曰國
有大難人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
輕言遣十道使齎璽書宣撫及詣均州宣慰譙王重福貶竇從
一為濠州司馬罷諸公主府官癸卯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
位於相王相王固辭以平王隆基為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
以宋王成器為左衛大將軍衡陽王成義為右衛大將軍巴陵
王隆範為左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為右羽林大將軍光祿
少卿嗣道王微檢校右金吾衛大將軍微元慶之孫也以黃門

侍郎李日知中書侍郎鍾紹京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
之子薛崇訓爲右千牛衛將軍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
驍勇善騎射常侍衛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事
定數日方歸隆基不之責仍超拜將軍毛仲本高麗也汴王邕
貶沁州刺史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楊慎交貶巴州刺史中書
令蕭至忠貶許州刺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貶
宋州刺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彥昭貶絳州刺史吏部侍郎
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刺史劉幽求言於宋王成器平王隆基
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今人心未安家國事重相王
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即位以鎮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
代事嬰懷雖有天下猶讓於人況親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幽求
曰衆心不可違王雖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

相王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甲辰少帝在太極殿東隅西向相王立於梓宮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厚矣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睿宗即位御承天門赦天下復以少帝爲溫王以鍾紹京爲中書令鍾紹京少爲司農錄事旣典朝政縱情賞罰衆皆惡之太常少卿薛稷勸其上表禮讓紹京從之稷入言於上曰紹京雖有勲勞素無才德出自胥徒一旦超居元宰恐失聖朝具瞻之美上以爲然丙午改除戶部尚書尋出爲蜀州刺史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

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曰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
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
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
基爲太子隆基復表讓成器不許則天大聖皇后復舊號爲天
后追謚雍王賢曰章懷太子 戊申以宋王成器爲雍州牧揚
州大都督太子太師 置溫王重茂於內宅 以太常少卿薛
稷爲黃門侍郎參知機務稷以工書事上於藩邸其子伯陽尚
仙源公主故爲相 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謚斲棺暴尸平其
墳墓 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宋
州刺史韋嗣立許州刺史蕭至忠爲中書令絳州刺史趙彥昭
爲中書侍郎華州刺史崔湜爲吏部侍郎並同平章事 越州
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冉祖雍坐諂附韋武皆流嶺表 己酉

立衡陽王成義爲申王巴陵王隆範爲岐王彭城王隆業爲薛
王加太平公主實封滿萬戶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武后以爲
類已故於諸子中獨愛幸頗得預密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
招權勢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公主皆
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旣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
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
相奏事上輒問嘗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之三
郎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
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
子薛崇行崇敏崇簡皆封王田園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
遠至嶺蜀輸送者相屬於路居處奉養擬於宮掖 追贈郎岌
燕欽融諫議大夫 秋七月庚戌朔贈韋月將宣州刺史 癸

丑以兵部侍郎崔日用爲黃門侍郎參知機務 追復故太子
重俊位號雪劭暉栢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己成王千里李
多祚等罪復其官爵 丁巳以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岑義罷爲右散騎常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
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
紀修舉當時翕然以爲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壬戌崔湜罷爲
尚書左丞張錫爲絳州刺史蕭至忠爲晉州刺史韋嗣立爲許
州刺史趙彥昭爲宋州刺史丙寅姚元之兼中書令兵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貶懷州刺史丁卯太子少師同中書門
下三品唐休璟致仕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張仁愿
罷爲左衛大將軍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崔日用與中書侍郎
參知機務薛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鄉附武三思非忠臣

賣友邀功非義士曰用曰臣往雖有過今立大功稷外託國姻
內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由是兩罷之戊辰以日用
爲雍州長史稷爲左散騎常侍 己巳赦天下改元凡韋氏餘
黨未施行者咸赦之 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追廢
韋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 韋后之臨朝也吏部侍
郎鄭愔貶江州司馬潛過均州與刺史譙王重福及洛陽人張
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
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爲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
東都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襲殺留守
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州東取河南北天下拍靡
可定重福從之靈均乃密與愔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愔自祕書
少監左遷沅州刺史遲留洛陽以俟重福爲重福草制立重福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為帝改元為中元克復尊上為皇季叔以溫王為皇太弟愔為
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為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右散
騎常侍嚴善思為禮部尚書知吏部事重福與靈均詐乘驛東
都愔先供張駙馬都尉裴異第以待重福洛陽縣官微聞其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

端嚴學業持讀聖書獲墨書書積寔國為都國養皇言實對穆願蓋袋馬光奉

勅編集

唐紀二十六

起上章闡茂八月盡昭陽赤奮若凡三年有奇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下

景雲元年八月庚寅往巽第按問重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羣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日知獨帥眾討之留臺侍御史李邕遇重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今無故入都此必為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使閉諸門重福先趣左右屯營營中射之矢如雨下乃還趣左掖門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上東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

福赴漕渠溺死日知日用之從父兄也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愔
貌醜多須旣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擒獲被鞫股慄不能對
張靈均神氣自若顧愔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愔皆斬
於東都市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
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嚴善思免死流靜州萬
騎恃討諸韋之功多暴橫長安中苦之詔並除外官又停以戶
奴爲萬騎更置飛騎隸左右羽林 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
畢構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
千人 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裴談貶蒲州刺史 贈蘇
安恒諫議大夫 九月辛未以太子少師致仕唐休璟爲朔方
道大揔管 冬十月甲申禮儀使姚元之宋璟奏大行皇帝神
主應祔太廟請遷義宗神主於東都別立廟從之 乙未追復

天后尊號爲大聖天后 丁酉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
訥爲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 太平
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旣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閭弱者立
之以久其權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己亥制戒諭中外
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爲纖介必聞於上太子左右亦
往往爲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太
府少卿萬年韋湊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謚以褒
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
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彘
使宿衛不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兩泣謂供奉官曰
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謚爲節愍臣竊惑之
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

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街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於江充之讒發憤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謚曰戾況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十一月戊申朔以姚元之爲中書令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廟號中宗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謚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

順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乃以禕衣招菟覆以夷衾祔葬定陵
壬子侍中韋安石罷爲太子少保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
品蘇瓌罷爲少傅 甲寅追復裴炎官爵初裴佖先自嶺南逃
歸復杖一百徙北庭至徙所殖貨任俠常遣客訶都下事武后
之誅流人也佖先先知之逃奔胡中北庭都護追獲囚之以聞
使者至流人盡死佖先以待報未殺旣而武后下制安撫流人
有未死者悉放還佖先由是得歸至是求炎後獨佖先在拜詹
事丞 壬戌追復王同皎官爵 庚午許文貞公蘇瓌薨制起
復其子頴爲工部侍郎頴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
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隕絕上乃聽其終制
十二月癸未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官以資天皇天后
之福仍欲於京城西造觀諫議大夫竈原悌上言以爲先朝悖

逆庶人以愛女驕盈而及禍新都宜城以庶孽抑損而獲全又
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爲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梁武致敗
於前先帝取災於後躬鑒不遠今二公主入道將爲之置觀不
宜過爲崇麗取謗四方又先朝所親狎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
斥上覽而善之 官者間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

於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曰卿爲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
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隱所爲且下制
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
實在斯人可加一階爲太中大夫賜中上考及絹百匹 壬辰
奚靄犯塞掠漁陽雍奴出盧龍塞而去幽州都督薛訥追擊之
弗克 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
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

西銓中宗之末嬖倖用事選舉混淆無復綱紀至是以宋璟為
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疆禦請謁路絕集者萬
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
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從愿承慶之族子象先元方之
子也 侍御史藁城倪若水奏彈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
惲亂常改作希旨病君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山惲括州長
史 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
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
則亦為姦慝所噬矣孚隋文帝之姪孫也 置河西節度支度
營田等使領涼甘肅伊瓜沙西七州治涼州 姚州羣蠻先附
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擊之既降又請築城列置州
縣重稅之黃門侍郎徐堅以為不可不從知古發劔南兵築城

因欲誅其豪傑掠子女爲奴婢羣蠻怨怒蠻酋傍名引吐蕃攻
知古殺之以其尸祭天由是姚嶺路絕連年不通安西都護張
玄表侵掠吐蕃北境吐蕃雖怨而未絕和親乃賂鄯州都督楊
矩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爲公主湯沐邑矩奏與之

二年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請和許之 己未以太

僕卿郭元振中書侍郎張說並同平章事 以溫王重茂爲襄

王充集州刺史遣中郎將將兵五百就防之 乙丑追立妃劉

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

招魂葬於東都城南立廟京師號儀坤廟竇氏太子之母也

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爲朋黨欲以危太子使其

婿唐暎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

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

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
惑讒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
飛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公主又嘗乘輦邀
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
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人公柰何忽有此議璟與姚
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太平公
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及幽王皆為刺史罷岐
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請與武攸
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弟惟太平一妹豈可遠置東
都諸王惟卿所處乃先下制云諸王駙馬自今毋得典禁兵見
任者皆改它官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
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

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說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爲幽州刺史左羽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爲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爲右衛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丁丑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殿中侍御史崔涖太子中允薛昭素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姚元之等建議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爲陛下招怨今衆口沸騰徧於海內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言之上以爲然戊寅制諸緣斜封別教授官先停任者並量材叙用 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璟離間姑兄請從極法甲申貶元之爲申州刺史璟爲楚州刺史丙戌宋王幽王亦寢刺史之命 中書舍人參知機務劉幽求罷爲戶部尚書以

太子少保韋安石為侍中安石與李日知代姚宋為政自是綱紀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前右率府鎧曹參軍柳澤上疏以為斜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孝和之意陛下一切黜之天下莫不稱明一旦忽盡收敘善惡不定反覆相攻何陛下政令之一也議者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曹誑誤陛下臣恐積小成大為禍不細上弗聽澤亨之孫也左右萬騎與左

右羽林為北門四軍使葛福順等將之三月以宋王成器女

為金山公主許嫁突厥默啜夏四月甲申宋王成器讓司徒

許之以為太子賓客以韋安石為中書令上召羣臣三品

以上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為貴曩為皇嗣又為太弟皆

辭不處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

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附太平公主言於上曰陛下春

秋未高方爲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戊子制凡政事皆
取太子勳分其軍旅死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先與太子議之
然後以聞 辛卯以李日知守侍中 壬寅赦天下 五月太
子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太平公主還京師許之 庚
戌制則天皇后父母墳仍舊爲昊陵順陵量置官屬太平公主
爲武攸暨請之也 辛酉更以西城爲金仙公主隆昌爲王眞
公主各爲之造觀逼奪民居甚多用功數百萬右散騎常侍魏
知古黃門侍郎李乂諫皆不聽 壬戌殿中監竇懷貞爲御史
大夫同平章事 僧慧範侍太平公主勢逼奪民產御史大夫
薛謙光與殿中侍御史慕容珣奏彈之公主訴於上出謙光爲
岐州刺史 時遣使按察十道議者以山南所部闊遠乃分爲
東西道又分隴右爲河西道六月壬午又分天下置汴齊兗魏

興并蒲鄜涇秦益縣遂荆岐通梁襄楊安淮越洪潭二十四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惟洛及近畿州不隸都督府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備等上言都督專殺生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爲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其後竟罷都督但置十道按察使而已 秋七月癸巳追復

上官昭容謚曰惠文 乙卯以高祖故宅枯柿復生赦天下

己巳以右御史大夫解琬爲朔方大惣管琬考按三城戎兵奏減十萬人 庚午以中書令韋安石爲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同

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己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也 九月庚辰以竇懷貞爲侍中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

主第時修金仙王真二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

時人謂懷貞前爲皇后阿奢今爲公主邑司 冬十月甲辰上

御承天門引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宣制責以政
教多闕水旱爲災府庫益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佐非
才安石可左僕射東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左御史
大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說可左丞並罷政事以吏部尚書劉幽
求爲侍中右散騎常侍魏知古爲左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崔湜
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平章事
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淨寡欲言論高遠爲時人所重湜
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爲相湜請與象先同升公主不可
湜曰然則湜亦不敢當公主乃爲之并言於上上不欲用湜公
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右補闕辛替否上疏以爲自古失道破
國亡家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覩臣請以陛下所目覩
者言之太宗皇帝陛下之祖也撥亂反正開基立極官不虛授

財無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天地垂祐
風雨時若粟帛充溢蠻夷率服享國久長名高萬古陛下何不
取而法之中宗皇帝陛下之兄弃祖宗之業徇女子之意無能
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費財貸者數百
億度人無窮免租庸者數十萬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奪百姓口
中之食以養貧殘剥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
衆叛親離水旱並臻公私俱罄享國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
懲而改之自頃以來水旱相繼兼以霜蝗人無所食未聞賑恤
而爲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婚陛下豈可不計當今府庫之蓄
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用百餘萬婚以供無用之役乎
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韋氏之惡忍弃太宗之法不忍弃中
宗之政乎且陛下與太子當韋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於

羣凶今幸而除之乃不改其所為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
然則陛下又何惡於羣凶而誅之昔先帝之憐悖逆也宗晉卿
為之造第趙履溫為之葺園殫國財竭人力第成不暇居園成
不暇遊而身為戮沒今之造觀崇侈者必非陛下公主之本意
殆有宗趙之徒從而勸之不可不察也陛下不停斯役臣恐人
之愁怨不減先朝之時人人知其禍敗而口不敢言言則刑戮
隨之如韋月將燕欽融之徒先朝誅之陛下賞之豈非陛下知
直言之有益於國乎臣今所言亦先朝之直也惟陛下察之上
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 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于突
厥說默啜曰虜密堅昆聞可汗結昏於唐皆當歸附可汗何不
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不美哉默啜許諾明日襍頭衣紫衫
南向再拜稱臣遣其子楊我支及國相隨逢堯入朝十一月戊

寅至京師逢堯以奉使功遷戶部侍郎 壬辰令天下百姓二
十五入軍五十五免 十二月癸卯以興昔亡可汗阿史那獻
為招慰十姓使 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
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曰
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
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
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
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官之疾徑耳藏用嘗隱終
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上

先天元年春正月辛巳睿宗祀南郊初用諫議大夫賈曾議合
祭天地曾言忠之子也戊子幸滌東耕藉田己丑赦天下改元

太極 乙未上御安福門宴突厥楊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既
而會上傳位昏音不成 以左御史大夫竇懷貞戶部尚書岑
羲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二月辛酉廢右御史臺 蒲州刺史
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部尚書華州長史蔣欽
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忠
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
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
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幽州大都督薛訥鎮幽州二十
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璡
有隙璡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左羽林將軍孫佺代之三月丁
丑以佺爲幽州大都督徙訥爲并州長史 夏五月益州獠反
戊寅上祭北郊 辛巳赦天下改元延和 六月丁未右散

騎常侍武攸暨卒追封定王 上以節愍太子之亂岑羲有保
護之功癸丑以羲為侍中 庚申幽州大都督孫佺與奚酋李
大酺戰于冷陁全軍覆沒是時佺帥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
衛將軍周以悌發兵二萬騎八千分為三軍以襲奚契丹將軍
烏可利諫曰道險而天熱懸軍遠襲往必敗佺曰薛訥在邊積
年竟不能為國家復營州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使楷洛將騎
四千前驅遇奚騎八千楷洛戰不利佺怯懦不敢救引軍欲還
虜乘之唐兵大敗佺阻山為方陳以自固大酺使謂佺曰朝廷
既與我和親今大軍何為而來佺曰吾奉敕來招慰耳楷洛不
稟節度輒與汝戰請斬以謝大酺曰若然國信安在佺悉斂軍
中帛得萬餘段并紫袍金帶魚袋以贈之大酺曰請將軍南還
勿相驚擾將士懼無復部伍虜追擊之士卒皆潰佺以悌為虜

所擒獻於突厥默啜皆殺之措洛可利脫歸 秋七月彗星出
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于大角 有相者謂同中書門下三品
竇懷貞曰公有刑厄懷貞懼請解官爲安國寺奴敕聽解官乙
亥復以懷貞爲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章軍國重事 太平公
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
變皇太子當爲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
黨皆力諫以爲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天變屢臻朕時
請中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食豈
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己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入見自投於地
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爲嗣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
傳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
帝座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爲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辭上曰汝爲

孝子何必待極前然後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壬辰制傳位於
太子太子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揔大政上
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
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 八月庚子玄
宗即位尊睿宗爲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
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
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 壬寅上大聖天
后尊號曰聖帝天后 甲辰赦天下改元 乙巳於漠州北置
渤海軍恒定州境置恒陽軍媯蔚州境置懷柔軍屯兵五萬
丙午立妃王氏爲皇后以后父仁皎爲太僕卿仁皎下邳人也
戊申立皇子許昌王嗣直爲郟王宣定王嗣謙爲郢王 以劉
幽求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魏知古爲侍中崔湜爲檢校

中書令 初河內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亡命傭書於江都
上之爲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賢主簿過謝太子琚至廷中
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
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
易耳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
太子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王上之
意不言爲患日深爲之柰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當以安
宗廟社稷爲事蓋主漢昭帝之姊自幼供養有罪猶誅之爲天
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與寡人遊琚曰能飛煉
訛嘲太子乃奏爲詹事府司直日與遊處累遷太子中舍人及
即位以爲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右
羽林將軍張暉謀以羽林兵誅之使暉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

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爲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
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上
深以爲然暉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上大懼遽列上其狀丙
辰幽求下獄有司奏幽求等離間骨肉罪當死上爲言幽求有
大功不可殺癸亥流幽求于封州張暉于峯州光賓于繡州初
崔湜爲襄州刺史密與譙三重福通書重福遺之金帶重福敗
湜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得免旣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
罷說政事以左丞分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周
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景城王暎知其謀留幽求不遣利貞屢
移牒索之暎不應利貞以聞湜屢逼暎使遣幽求幽求謂暎曰
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能全徒仰累耳固請詣廣州暎曰公
所坐非可絕於朋友者也暎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幽

求由是得免 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辛卯立皇子嗣昇爲
陝王嗣昇母楊氏士達之曾孫也王后無子母養之 冬十月
庚子上謁太廟赦天下 癸卯上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 辛
酉沙陀金山遣使入貢沙陀者處月之別種也姓朱邪氏 十
一月乙酉奚契丹二萬騎寇漁陽幽州都督宋璟閉城不出虜
大掠而去 上皇誥遣皇帝巡邊西自河隴東及燕薊選將練
卒甲午以幽州都督宋璟爲左軍大摠管并州長史薛訥爲中
軍大摠管朔方大摠管兵部尚書郭元振爲右軍大摠管 十
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請致仕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刑
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索杖集羣吏欲捶之旣而
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
得比於人妻子亦將弃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脫有

稽失衆共謫之

開元元年春正月乙亥誥衛士自今二十五入軍五十免羽林
飛騎並以衛士簡補 以吏部尚書蕭至忠爲中書令 皇帝
巡邊改期所募兵各散遣約八月復集竟不成行 二月庚子
夜開門然燈又追作去年大酺大合伎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
觀或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華陰嚴挺之上疏諫以爲酺者
因人所利合釀爲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
聖德美風化也乃止 初高麗旣立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
及李盡忠反祚榮與靺鞨乞四北羽聚衆東走阻險自固盡忠
死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其餘黨楷固擊乞四北羽斬之引兵
踰天門嶺逼祚榮祚榮逆戰楷固大敗僅以身免祚榮遂帥其
衆東據東牟山築城居之祚榮驍勇善戰高麗靺鞨之人稍稍

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自稱振國王附于突厥時奚契丹皆叛道路阻絕武后不能討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張行岌招慰之祚榮遣子入侍至是以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勃海郡王以其所部為忽汗州令祚榮兼都督 庚申敕以嚴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 三月辛巳皇后親蠶 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其彊不憂時政雖制敕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而弃之又曰隋氏縱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願陛下詳擇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踈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踈之所以分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又曰

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新政請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過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先是修大明宮未畢夏五月庚寅敕以農務方勤罷之以待閑月六月丙辰以兵部尚書郭元振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林將軍事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駿及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寘毒進於上晉德良之孫也元楷慈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王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

意欲上斷割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
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旣光臨大
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
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
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
動上皇矣上以爲然以日用爲吏部侍郎秋七月魏知古告公
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懷貞
至忠義等於南牙舉兵應之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
龍武將軍王毛仲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尚乘奉御
王守一內給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皎暮之曾孫
令問靖弟客師之孫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甲子上因
王毛仲取閑廐馬及兵三百餘人與同謀十餘人自武德殿入

度化門召元楷慈先斬之擒膺福猷於內客省以出執至忠義
於朝堂皆斬之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改姓曰毒上皇
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它也
上尋至樓上上皇乃下誥罪狀懷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
不赦薛稷賜死於萬年獄乙丑上皇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
皇帝處分朕方無爲養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太平公
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于家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
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死賜姓李官爵如故籍公主
家財貸山積珍物侔於御府廢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
盡慧範家產亦數十萬緡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初上謀誅竇
懷貞等召崔湜將託以心腹湜弟滉謂湜曰主上有問勿有所
隱湜不從懷貞等旣誅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

湜流竇州藏用流瀧州新興王晉臨刑歎曰本爲此謀者崔湜
今吾死湜生不亦冤乎會有司鞫宮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
毒乃追賜死於荊州薛稷之子伯陽以尚主免死流嶺南於道
自殺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立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皆
以爲然陸象先獨以爲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爲不順且又
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旣以功立當以罪廢今竇無罪象先
終不敢從公主怒而去上旣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
栢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當坐者衆象先密爲申理所全甚多
然未肯自言當時無知者百官素爲公主所善及惡之者或黜
或陟終歲不盡丁卯上御承天門樓赦天下己巳賞功臣郭元
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
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

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壬申遣益州長史畢構等六人宣撫十道。乙亥以左丞張說

爲中書令。庚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象先罷爲益州長史。

劔南按察使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劉幽求爲左僕射平章軍

國大事。丙辰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揚我支來求昏。丁巳許

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之中宗之崩也。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

密表韋后請出相王諸子於外，上即位於禁中，得其表以示侍

臣。嶠時以特進致仕，或請誅之。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爲當

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九月壬戌以嶠子率更令暢爲虔州刺

史令嶠隨暢之官

庚午以劉幽求同中書門下三品

丙戌

復置右御史臺督察諸州罷諸道按察使

冬十月辛卯引見

京畿縣令戒以歲饑惠養黎元之意

己亥上幸新豐癸卯講

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以軍容不整

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

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斬給事中知禮儀事

唐紹以其制軍禮不肅故也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金吾

衛將軍李邕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邕官廢弃終身時二大臣得

罪諸軍多震懾失次惟左軍節度薛訥朔方道大摠管解琬二

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上深歎美慰勉之甲辰

獵于渭川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

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

擇河東揔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爲誰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眞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當死皎叩頭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元之詣行在既至上方獵引見即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元之吏事明敏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初即位勵精爲治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荅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 乙巳車駕還京師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揔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

識人君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爲上所信任
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其略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
理無出此途而擲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
之舉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
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不有
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嘉納其言新興王晉之誅也僚吏皆奔
散惟司功李撝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姚元之聞之曰
藥布之儔也及爲相擢爲尚書郎 己酉以刑部尚書趙彥昭
爲朔方道大摠管 十一月乙丑劉幽求兼侍中 辛巳羣臣
上表請加尊號爲開元神武皇帝從之戊子受冊 中書侍郎
王琚爲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每進見侍笑語逮夜方出或時休
沐往往遣中使召之或言於上曰王琚權譎縱橫之才可與之

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浸踈之是月命琚兼御史大夫
按行北邊諸軍 十二月庚寅赦天下改元尚書左右僕射爲
左右丞相中書省爲紫微省門下省爲黃門省侍中爲監雍州
爲京兆府洛州爲河南府長史爲尹司馬爲少尹 甲午吐蕃
遣其大臣來求和 壬寅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
號復名崇 敕都督刺史都護將之官皆引面辭畢側門取進
止 姚崇旣爲相紫微令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它日崇對
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
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
恐爲所誤故憂之癸丑說左遷相州刺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三品劉幽求亦罷爲太子少保甲寅以黃門侍郎盧懷慎同紫
微黃門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一

龔學藝纂讀聖養聖壽國朝國恩皇皇書藝稽纂養臣司馬光奉

初編集

唐紀二十七

起開逢攝提格盡強圍大荒落凡四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中

開元二年春正月壬申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

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常均永為恒式 己卯以盧懷

慎檢校黃門監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

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

右驍衛將軍范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

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

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為上春秋



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爲戒上雖
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
人爲僧兼以僞妄富戶彊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崇
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
殃但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茲人使壞正法上從之
丙寅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僞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初
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則天之世都督趙文翹失政
奚契丹攻陷之是後寄治於幽州東漁陽城或言靺鞨奚霫大
欲降唐正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爲默啜所侵擾故且附之
若唐復建營州則相帥歸化矣并州長史和我大武等軍州節
度大使薛訥信之奏請擊契丹復置營州上亦以冷陁之役欲
討契丹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

契丹羣臣乃不敢言 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
奏業爲之請敕紫微黃門覆按姚崇盧懷慎等奏仙童罪狀明
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貴戚束手 二月
庚寅朔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之史冊從之
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頡利發石
阿失畢將兵圍北庭都護府都護郭虔瓘擊敗之同俄單騎逼
城下虔瓘伏壯士於道側突起斬之突厥請悉軍中資糧以贖
同俄聞其已死慟哭而去 丁未敕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
舊寺頽壞應葺者詣有司陳牒檢視然後聽之 閏月以鴻臚
少卿朔方軍副大摠管王駿兼安北大都護朔方道行軍大摠
管今豐安定遠三受降城及旁側諸軍皆受駿節度徙大都護
府於中受降城置兵屯田 丁卯復置十道按察使以益州長

史陸象先等爲之。上思徐有功用，法平直。乙亥，以其子大理司直倫爲恭陵令。竇孝諶之子光祿卿幽公希瑊等請以己官爵讓倫以報其德。由是倫累遷申王府司馬。丙子，申王成義請以其府錄事閻楚珪爲其府參軍。上許之。姚崇、盧懷慎上言：先嘗得旨云：王公駙馬有所奏請，非墨敕皆勿行。臣竊以量材授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爲惠，踵習近事實紊紀綱。事遂寢。由是請謁不行。突厥石阿失畢旣失，同俄不敢歸。癸未，與其妻來奔，以爲右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命其妻曰金山公主。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紫微省，按問幽求等不服。姚崇、盧懷慎、薛訥言於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閑職，微有沮喪人情。或然功業旣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慮驚遠聽。戊子，貶幽求爲睦州刺史，紹京爲果州。

刺史紫微侍郎王琚行邊軍未還亦坐幽求黨貶澤州刺史

敕涪州刺史周利貞等十三人皆天后時酷吏比周興等情狀
差輕宜放歸草澤終身勿齒 西突厥十姓酋長都擔叛三月

己亥磧西節度使阿史那獻克碎葉等鎮擒斬都擔降其部落
二萬餘帳 御史中丞姜晦以宗楚客等改中宗遺詔青州刺

史韋安石太子賓客韋嗣立刑部尚書趙彥昭特進致仕李嶠
於時同為宰相不能匡正令監察御史郭震彈之且言彥昭拜

巫趙氏為姑蒙婦人服與妻乘車詣其家甲辰貶安石為沔州
別駕嗣立為岳州別駕彥昭為袁州別駕嶠為滁州別駕安石

至沔州晦又奏安石嘗檢校定陵盜隱官物下州徵贓安石歎
曰此祇應須我死耳憤恚而卒晦皎之弟也 毀天樞發匠鎔

其銅鐵歷月不盡先是韋后亦於天街作石臺高數丈以頌功

德至是并毀之。夏四月辛巳突厥可汗默啜復遣使求昏自稱乾和永清太駙馬天上得果報天男突厥聖天骨咄祿可汗五月己丑以歲饑悉罷貢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已酉吐蕃相盆達延遺宰相書請先遣解琬至河源正二國封疆然後結盟琬嘗為朔方大摠管故吐蕃請之前此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復召拜左散騎常侍而遣之又命宰相復盆達延書招懷之琬上言吐蕃必陰懷叛計請預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以備之。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它日上從容問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對曰臣有三子兩在

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始以崇必爲其子隱及聞崇奏喜問卿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卯而翼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必德臣容其爲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以崇爲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爲私於臣累聖政矣上以乃許之辛亥知古罷爲工部尚書宋王成器申王成義於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之弟也幽王守禮上之從兄也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諸王每旦朝於側門退則相從宴飲鬪雞擊毬或獵於近郊遊賞別墅中使存問相望於道上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或講論賦詩間以飲

酒博弈遊獵或自執絲竹成器善笛範善琵琶與上更奏之諸
王或有疾上爲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業嘗疾上方臨朝須臾
之間使者十返上親爲業煮藥回飈吹火誤爇上須左右驚救
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須何足惜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
時政與人交結上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然專以衣
食聲色畜養娛樂之不任以職事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
事出刺外州六月丁巳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義兼
幽州刺史幽王守禮兼虢州刺史令到官但領大綱自餘州務
皆委上佐主之是後諸王爲都護都督刺史者並準此 丙寅
吐蕃使其宰相尚飲藏來獻盟書 上以風俗奢靡秋七月乙
未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
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戊戌敕百官

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其舊成錦繡聽漆爲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罷兩京織錦坊 臣光曰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薛訥與左監門衛將軍杜賓客定州刺

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出檀州擊契丹賓客以爲士卒盛夏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難以成功訥曰盛夏草肥羔犢孳息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可失也行至灤水山峽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後從山上擊之唐兵大敗死者什八九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虜中嗤之謂之薛婆崔宣道將後軍聞訥敗亦走訥歸罪於宣道及胡將李思敬等八人制悉斬之於幽州庚子

通鑑二百一十一
五
敕免訥死削除其官爵獨赦杜賓客之罪壬寅以北庭都護郭
虔瓘爲涼州刺史河西諸軍州節度使 果州刺史鍾紹京心
怨望數上疏妄陳休咎乙巳貶溱州刺史 丁未房州刺史襄
王重茂薨輟朝三日追謚曰殤皇帝 戊申禁百官家毋得與
僧尼道士往還壬子禁人間鑄佛寫經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
慶坊宅爲離宮甲寅制許之始作興慶宮仍各賜成器等宅環
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
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
歡賞賚優渥 乙卯以岐王範兼絳州刺史薛王業兼同州刺
史仍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復始 民間訛言上采
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八月乙丑令有司具車牛於崇明門
自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敕曰燕寢之內尚令罷遣閭閻之

間足可知悉 乙亥吐蕃將奎達延乞力徐帥衆十萬寇臨洮
軍蘭州至于渭源掠取牧馬命薛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爲隴
右防禦使以右驍衛將軍常樂郭知運爲副使與太僕少卿王
峻帥兵擊之辛巳大募勇士詣河隴就訥教習初鄯州都督楊
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矩
悔懼自殺 乙酉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所製豫州鼎銘其
末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以爲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賀且請宣
示史官頒告中外 臣光曰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
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爲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因
而竇之是侮其君也上誣於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
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 九月戊申上幸驪山温湯 敕
以歲稔傷農令諸州修常平倉法江嶺淮浙劔南地下濕不堪

貯積不在此例 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愈甚壬子葛邏祿
等部落詣涼州降 冬十月吐蕃復寇渭原丙辰上下詔欲親
征發兵十餘萬人馬四萬匹 戊午上還宮 甲子薛訥與吐
蕃戰於武街大破之時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王晙帥所部二
千人與訥會擊吐蕃至達延將吐蕃十萬屯大來谷晙選勇士
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
人鳴鼓角以應之虜以爲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
時在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晙復夜出兵襲之
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同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堡又敗之
前後殺獲數萬人曹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乙丑敕罷親征戊辰
姚崇盧懷慎等奏頃者吐蕃以河爲境神龍中尚公主遂踰河
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今吐蕃

既叛宜毀橋拔城從之以王海賓之子忠嗣為朝散大夫尚輦
奉御養之宮中 己巳突厥可汗默啜又遣使求昏上許以來
歲迎公主 突厥十姓胡祿屋等諸部詣北庭請降命都護郭
虔瓘撫存之 乙酉命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于吐蕃宣慰金
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牙至洮水請和用敵國禮上不
許自是連歲犯邊 十一月辛卯葬殤皇帝 丙申遣左散騎
常侍解琬詣北庭宣慰突厥降者隨便宣區處 十二月壬戌
沙陀金山入朝 甲子置隴右節度大使須嗣鄯奉河渭蘭臨
武洮岷郭疊宕十二州以隴右防禦副使郭知運為之 乙丑
立皇子嗣真為鄆王嗣初為鄂王嗣主為鄆王辛巳立郢王嗣
謙為皇太子嗣真上之長子母曰劉華妃嗣謙次子也母曰趙
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於上故立之 是歲置幽州節度經略

鎮守大使領幽平檀媯燕六州 突騎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
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爲鄉導以伐守忠默啜
遣兵二萬擊守忠虜之而還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
并殺之

三年春正月癸卯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懷慎清
謹儉素不營資產雖貴爲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
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
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
雅俗耳崇旣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
曰余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
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
則音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

易得乎懷慎與宗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臣光曰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賢而下之授以國政孔子美之曹參自謂不及蕭何一遵其法無所變更漢業以成夫不肖用事為其僚者愛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為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媚嫉以毀其功愎戾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勳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懷慎之謂矣

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突厥十姓降者前後萬餘帳高麗莫離支文簡十姓之婿也

二月與跌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帥衆來降制皆以河南地處之三月胡祿屋酋長支匐忌等入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薛訥爲涼州鎮大摠管赤水等軍並受節度居涼州左衛大將軍郭虔瓘爲朔川鎮大摠管和戎等軍並受節度居并州勒兵以備默啜默啜發兵擊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等屢破之救北庭都護湯嘉惠左散騎常侍解琬等發兵救之五月壬辰救嘉惠等與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及定邊道大摠管阿史那獻互相應援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爲蝗衆多除不可盡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

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柰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秋七月庚辰朔日有食

之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九月戊寅以懷素為左散騎常侍使與右散騎常侍褚无量更日侍讀每至閣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以无量羸老特為之造輿輿在內殿令內侍舁之九姓思結都督磨散等來降己未悉除官遣還 西南蠻寇邊

遣右驍衛將軍李玄道發戎瀘夔巴梁鳳等州兵三萬人并舊屯兵討之 壬戌以涼州大摠管薛訥為朔方道行軍大摠管

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副之以討突厥 甲子上幸

鳳泉湯十一月己卯還京師 劉幽求自杭州刺史徙郴州刺

史憤恚甲申卒於道 丁酉以左羽林大將軍郭虔瓘兼安西
大都護四鎮經略大使虔瓘請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討擊皆
給遞馱及熟食救許之將作大匠韋湊上疏以爲今西域服從
雖或時小有盜竊舊鎮兵足以制之關中常宜充實以彊幹弱
枝自頃西北二虜寇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
資荒服又一萬征人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馱熟食道次州縣將
何以供秦隴之西戶口漸少涼州已往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
何取濟縱令必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無乃甚損請計所用所
得校其多少則知利害昔唐堯之代兼愛夷夏中外又安漢武
窮兵遠征雖多克獲而中國疲耗今論帝王之盛德者皆歸唐
堯不歸漢武況邀功不成者復何足比議乎時姚崇亦以虔瓘
之策爲不然旣而虔瓘卒無功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

州還陳磧西利害請往察其形勢上許之聽以便宜從事枝汗
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共立阿了達爲王發兵
攻之枝汗那王兵敗奔安西求救孝嵩謂都護呂休璟曰不救
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
下數百城長驅而進是月攻阿了達于連城孝嵩自擐甲督士
卒急攻自已至西屠其三城俘斬千餘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
山谷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賓等八國皆
遣使請降勒石紀功而還會有言其贓汚者坐繫涼州獄貶靈
州兵曹參軍 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
之曰知反構傑罪十二月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
姦人得而恐愒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如故賤日知
爲歙縣丞 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

按察使上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
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
乎乃止尚書左丞韋玢奏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它官
玢尋出爲刺史宰相奏擬冀州敕改小州姚崇奏言臺郎寬怠
及不稱職玢請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爾改官玢即貶黜於外
議者皆謂郎官謗傷臣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爲戒則省事何從
而舉矣伏望聖慈詳察使當官者無所疑懼乃除冀州刺史
突騎施守忠旣死默啜兵還守忠部將蘇祿鳩集餘衆爲之酋
長蘇祿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稍歸之有衆二十萬遂據有西
方尋遣使入見是歲以蘇祿爲左羽林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
使皇后妹夫尚衣奉御長孫昕以細故與御史大夫李傑不
協

四年春正月昕與其妹夫楊仙王於里巷伺傑而毆之傑上表自訴曰髮膚見毀雖則痛心冠冕被陵誠爲辱國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仍以敕書慰傑曰昕等朕之密戚不能訓導使陵犯衣冠雖寘以極刑未足謝罪卿宜以剛腸疾惡勿以凶人介意 丁亥宋王成器更名憲申王成美更名撝 乙酉

隴右節度使郭虔瓘奏奴石良才等八人皆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敕下盧懷慎等奏曰郭虔瓘恃其微效輒侮彝章爲奴請五品實亂綱紀不可許上從之 丙午以鄆王嗣真爲安北大

都護安撫河東關內隴右諸蕃大使以安北大都護張知運爲之副陝王嗣昇爲安西大都護安撫河西四鎮諸蕃大使以安西都護郭虔瓘爲之副二王皆不出閤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

二月丙辰上幸驪山温湯

吐蕃圍松州

丁卯上還宮

辛未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爲汴州刺史兼河南採訪使上雖欲
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爲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楊
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行立望其
行塵久之乃返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癸酉松州都
督孫仁獻襲擊吐蕃於城下大破之 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
鵝鵲鷓鴣等欲置苑中使者所至煩擾道過汴州倪若水上言
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水陸傳送
食以梁肉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爲賤人而貴鳥乎陛下當
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况鵝鵲鷓鴣曷足貴也上手敕謝
若水賜帛四十段縱散其鳥 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
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
埋之爲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

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
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夏五月甲辰敕委使者詳察州
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 或言於
上曰今歲選叙大濫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
庭試以理人策惟鄆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餘二百
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
左遷豫州刺史李朝隱左遷滑州刺史從愿典選六年與朝隱
皆名稱職初高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吏
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濟嗣立之子也 有胡人上言海南多
珠翠竒寶可往營致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師子國求靈藥及
善醫之嫗寘之宮掖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與胡人偕往求之
範臣從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

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胡藥之
性中國多不能知況於胡嫗豈宜寘之宮掖夫御史天子耳目
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
求媚無益聖德竊恐非陛下之意願熟思之上遽自引咎慰諭
而罷之 六月癸亥上皇崩于百福殿己巳以上女萬安公主
爲女官欲以追福 癸酉拔曳固斬突厥可汗默啜首來獻時
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恃勝輕歸不復設備遇拔
曳固迸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之時大武軍子將郝靈荃奉
使在突厥頡質略以其首歸之與偕詣闕懸其首於廣街拔曳
固回紇同羅靄僕固五部皆來降置於大武軍北默啜之子小
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及默啜諸子親信略盡立
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爲毗伽可汗國人謂之小殺毗伽以國

固讓闕特勒闕特勒不受乃以爲左賢王專典兵馬 秋七月
壬辰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中宗神主
於別廟奉睿宗神主祔太廟從之又奏遷昭成皇后祔睿宗室
肅明皇后留祀於儀坤廟八月乙巳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
辛未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帥所部來降制以失活爲松漠郡
王行左金吾大將軍兼松漠都督因其八部落酋長拜爲刺史
又以將軍薛泰督軍鎮撫之大酺爲饒樂郡王行右金吾大將
軍兼饒樂都督失活盡忠之從父弟也 吐蕃復請和上許之
突厥默啜旣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諸部皆內附突騎施蘇祿
復自立爲可汗突厥部落多離散毗伽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時
牙官噉欲谷以爲謀主噉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略國人信服之
突厥降戶處河曲者聞毗伽立多復叛歸之并州長史王峻上

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故相帥來降若彼安寧必復叛去今置之河曲此屬桀黠實難制御往往不受軍州約束興兵剽掠聞其逃者已多與虜聲問往來通傳委曲乃是畜養此屬使爲間謀日月滋久姦詐逾深窺伺邊隙將成大患虜騎南牧必爲內應來逼軍州表裏受敵雖有韓彭不能取勝矣願以秋冬之交大集兵衆諭以利害給其資糧徙之內地二十年外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靖比者守邊將吏及出境使人多爲諛辭皆非事實或云北虜破滅或云降戶安帖皆欲自銜其功非能盡忠徇國願察斯利口勿忘遠慮議者必曰國家曷時已嘗寘降戶於河曲皆獲安寧今何所疑此則事同時異不可不察曠者頡利旣亡降者無復異心故得久安無變今北虜尚存此屬或畏其威或懷其惠或其親屬豈樂南來校之彼

時固不侔矣以臣愚慮徙之內地上也多屯士馬大爲之備華
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正如今日下也願審茲三策擇利而行
縱使因徙逃亡得者皆爲唐有若留至河冰恐必有變疏奏未
報降戶趺跌思泰阿悉爛等果叛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摠管
薛訥發兵追討之王峻引并州兵西濟河晝夜兼行追擊叛者
破之斬獲三千級先是單于副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戶兵仗令
度河而南降戶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爲巡邊使降戶許無弓矢
不得射獵晦悉還之降戶得之遂叛張知運不設備與之戰於
青剛嶺爲虜所擒欲送突厥至綏州境將軍郭知運以朔方兵
邀擊之大破其衆於黑山呼延谷虜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
運喪師斬之以徇毗伽可汗旣得思泰等欲南入爲寇曠欲谷
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力尚疲

羸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并立寺觀噉
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為
敵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為業人皆習武疆則進兵
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
俗一朝失利必為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
不可崇也毗伽乃止 庚午葬大聖皇帝于橋陵廟號睿宗御

史大夫李傑護橋陵作判官王旭犯賊傑按之反為所構左遷
衢州刺史 十一月己卯黃門監盧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
傑李朝隱盧從愿並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望垂於錄
上深納之乙未薨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丙申以尚書左丞源乾曜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姚崇無居第
寓居罔極寺以病告上遣使問飲食起居狀日數十輩源

乾曜奏事或稱旨上輒曰此必姚崇之謀也或不稱旨輒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常謝實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問崇癸卯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疾上許之崇以四方館有簿書非病者所宜處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爲宮吏也使卿居之爲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异廣通賓客頗受饋遺爲時所譏主書趙誨爲崇所親信受胡人賂事覺上親鞫問下獄當死崇復營救上由是不悅會曲赦京城敕特標誨名杖之一百流嶺南崇由是憂懼數請避相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上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闕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

丙辰上幸驪山温湯

乙丑還宮 閏月己亥姚崇罷為開府儀同三司源乾曜罷為
京兆尹西京留守以刑部尚書宋璟守吏部尚書兼黃門監紫
微侍郎蘇頌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
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
之突厥默啜自則天出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
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
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璟與蘇
頌相得甚厚頌遇事多讓於璟璟每論事則頌為之助璟嘗謂
人曰吾與蘇氏父子皆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然獻可
替否吏事精敏則黃門過其父矣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
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
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它人莫得比

馮二人每進見上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爲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旣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缺政矣 辛丑罷十道按察使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省奏擬是歲始制負外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

五年春正月癸卯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頌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賜崇綰二

百匹已酉上行享禮於太極殿命姚崇五日一朝仍入閣供奉
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右散騎常侍褚无量上言隋文帝富
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
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上弗聽辛亥行幸東都過
崤谷道隘不治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諫曰陛下方
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
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
而後赦之上從之 二月甲戌至東都赦天下 奚契丹旣內
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三月庚戌制復置營州都
督於柳城兼平盧軍使管內州縣鎮戍皆如其舊以太子詹事
姜師度爲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
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邑浸繁

夏四月甲戌賜奚王李大酺妃辛氏號固安公主 己丑皇子嗣一卒追立爲夏王謚曰悼嗣一母武惠妃攸止之女也突騎施酋長左羽林大將軍蘇祿部衆浸彊雖職貢不乏陰有窺邊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欲發葛邏祿兵擊之上不許 初上微時與太常卿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羣臣莫及常出入卧內與右妃連榻宴飲賞賜不可勝紀弟晦亦以皎故累遷吏部侍郎宋璟言皎兄弟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爲然秋七月庚子以晦爲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皎宜放歸田園散官勲封皆如故 壬寅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大破吐蕃於九曲 安西副大都護湯嘉惠奏突騎施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鎮圍鉢換及大石城已發三姓葛邏祿兵與阿史那獻擊之

并州長史張嘉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請宿
重兵以鎮之辛酉置天兵軍於并州集兵八萬以嘉貞爲天兵
軍大使 太常少卿王仁惠等奏則天立明堂不合古制又明
堂尚質而窮極奢侈密邇宮掖人神雜擾甲子制復以明堂爲
乾元殿冬至元日受朝賀季秋大享復就圓丘 九月中書門
下省及侍中皆復舊名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
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
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又故大臣不得專君而
小臣不得爲讒慝及許訢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
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
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
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

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戊申制自今事
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冬十月癸酉
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今遷中宗於別廟而祀
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猶不可躋況弟臣於兄可躋之於兄
上乎若以兄弟同昭則不應出兄置於別廟願下羣臣博議遷
中宗入廟事下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議以為七代
之廟不數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為君若數以為代則無
祖禰之祭矣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為中宗特立別廟中宗
既升新廟睿宗乃祔高宗何嘗躋居中宗之上而平子引躋僖
公為證誣罔聖朝漸不可長時論多是平子上亦以為然故議
久不決蘇獻願之從祖兄也故願右之卒從禮官議平子論之
不已謫為康州都城尉 新廟成戊寅神主祔廟 上命宋璟

蘇頌爲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上甚善之十一月丙申契丹王李失活入朝十二月壬午以東平王外孫楊氏爲永樂公主妻之 祕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散亂訛缺請選學術之士二十人整比校補從之於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韋述等二十人同刊正以左散騎常侍褚无量爲之使於乾元殿前編校羣書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二

端學集待讀學集纂集遺書程國都國卷三言實務傷發纂旨馬

光奉

勅編集

唐紀二十八

起著雍敦牂盡旃蒙赤奮若凡八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下

開元六年春正月辛丑突厥毗伽可汗來請和許之 廣州吏

民為宋璟立遺愛碑璟上言臣在州無它異迹今以臣光寵成

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下禁止上從之於是它州皆

不敢立 辛酉敕禁惡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斂人間惡

錢鎔之更鑄如式錢於是京城紛然賣買殆絕宋璟蘇頌請出

太府錢二萬緡置南北市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

者及聽兩京百官豫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從之 二月

戊子移蔚州橫野軍於山北屯兵三萬為九姓之援以拔曳固
都督頡質略同羅都督毗伽末啜雷都督比言回紇都督夷健
頡利發僕固都督曳勒歌等各出騎兵為前後左右軍討擊大
使皆受天兵軍節度有所討捕量宜追集無事各歸部落營生
仍常加存撫 三月乙巳徵嵩山處士盧鴻入見拜諫議大夫
鴻固辭 天兵軍使張嘉貞入朝有告其在軍奢僭及贓賄者
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
下之事無由上達願特赦之其人遂得減死上由是以嘉貞為
忠有大用之意 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者并獻其所為文宋
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議豈宜偷合
苟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 夏四月戊子河
南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

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爲道士 五月
辛亥以突騎施都督蘇祿爲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充金方道
經略大使 契丹王李失活卒 癸巳以其弟娑固代之 秋
八月頒鄉飲酒禮於州縣令每歲十二月行之 唐初州縣官
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息至倍稱多破產者秘書少監
崔沔上言請計州縣官所得俸於百姓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
給之從之 冬十一月辛卯車駕至西京 戊辰吐蕃奉表請
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及令彼此宰相皆著名於其上 宋璟奏
括州貞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詞但性多異
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弃捐則才用可惜
請除渝硤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沖素稱才行初用之時
實允僉議當事之後頗非稱職請復以爲左散騎常侍以李朝

通鑑二百一十一
隱代之陸象先閑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爲河南尹從之

七年春二月俱密王那羅延康王烏勒伽安王篤薩波提皆上表言爲大食所侵掠乞兵救援 敕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

糴之以斂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 三月乙卯以左武衛大將

軍檢校內外閑廩使苑內營田使王毛仲行太僕卿毛仲嚴察

有幹力萬騎功臣閑廩官吏皆憚之苑內所收常豐溢上以爲

能故有寵雖有外第常居閑廩側內宅上或時不見則悄然若

有所失宦官楊思勗高力士皆畏避之 勃海王大祚榮卒丙

辰命其子武藝襲位 夏四月壬午開府儀同三司祁公王仁

皎薨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謚例築墳高五丈一尺上

許之宋璟蘇頌固爭以爲準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

高出三丈而已竇太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大當時無人極言其

失豈可今日復踵而爲之昔太宗嫁女資送過於長公主魏徵
進諫太宗旣用其言文德皇后亦賞之豈若韋庶人崇其父墳
號曰艷陵以自速其禍乎夫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墳何足爲
難而臣等再三進言者蓋欲成中宮之美耳況今日所爲當傳
無窮永以爲法可不慎乎上悅曰朕每欲正身率下況於妻子
何敢私之然此乃人所難言卿能固守典禮以成朕美垂法將
來誠所望也賜璟頌帛四百匹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上素
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辛卯
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
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恥
言浮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六月戊辰吐
蕃復遣使請上親署誓文上不許曰昔歲誓約已定苟信不由

衷亟誓何益 秋閏七月右補闕盧履冰上言禮父在爲母服
周年則天皇后改服齊衰三年請復其舊上下其議左散騎常
侍褚无量以履冰議爲是諸人爭論連年不決八月辛卯敕自
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
无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
戎狄也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一紊其制誰能正之 九月
甲寅徙宋王憲爲寧王上嘗從複道中見衛士食畢弃餘食於
竇中怒欲杖殺之左右莫敢言憲從容諫曰陛下從複道中窺
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惡弃食於地者爲食
可以養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乎上大悟蹶然起曰
微兄幾至濫刑遽釋衛士是日上宴飲極歡自解紅玉帶并所
乘馬以賜憲 冬十月辛卯上幸驪山温湯癸卯還宮 壬子

冊拜突騎施蘇祿爲忠順可汗 十一月壬申契丹王李娑固
與公主入朝 上以岐山令王仁琛藩邸故吏墨敕令與五品
官宋璟奏故舊恩私則有大例除官資歷非無公道仁琛曠緣
舊恩已獲優改今若再蒙超獎遂於諸人不類又是后族須杜
輿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於格應留請依資稍優注擬從
之選人宋元超於吏部自言侍中璟之叔父冀得饒假璟聞之
牒吏部云元超璟之三從叔常在洛城不多參見旣不敢緣尊
輒隱又不願以私害公向者無言自依大例旣有聲聽事須矯
枉請放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事下中書門下璟奏
嗣先兩選齋郎雖非灼然應留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在
景龍年中常有墨敕處分謂之斜封自大明臨御茲事杜絕行
一賞命一官必是緣功與才皆歷中書門下至公之道唯聖能行

嗣先幸預姻戚不爲屈法許臣等商量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
從之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及春將還多遷官宋璟奏
一切勒還以革其弊是歲置劔南節度使領益彭等二十五州
八年春正月丙辰左散騎常侍褚无量卒辛酉命右散騎常侍
元行沖整比羣書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
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
繫由是人多怨者會天旱有魃優人作魃狀戲於上前問魃何
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
悉以繫獄抑之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爲然時璟與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蘇頌建議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以監察御
史蕭隱之充使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上於是貶隱
之官辛巳罷璟爲開府儀同三司頌爲禮部尚書以京兆尹源

乾曜為黃門侍郎并州長史張嘉貞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於是弛錢禁惡錢復行矣 二月戊戌皇子敏卒追立為懷王謚曰哀 壬子敕以役莫重於軍府一為衛士六十乃免宜促其歲限使百姓更迭為之 夏四月丙午遣使賜烏長王骨咄王俱位王冊命三國皆在大食之西大食欲誘之叛唐三國不從故襲之 五月辛酉復置十道按察使 丁卯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沈廢於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人上從之因下制稱乾曜之公命文武官劾之於是出者百餘人張嘉貞吏事彊敏而剛躁自用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鈔中侍御史崔訓皆嘉貞所引進常與之議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今公四俊苗呂崔員 六月漚穀漲溢漂溺幾二千人

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勺磨及跌跌部落散居受降城側朔方
大使王暄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密奏請誅之誘勺磨等宴
於受降城伏兵悉殺之河曲降戶殆盡拔曳固同羅諸部在大
同橫野軍之側者聞之皆恐懼秋并州長史天兵節度大使張
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
虜情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
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拔曳固同羅由是
遂安 冬十月辛巳上行幸長春宮壬午畋于下邳 上禁約
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光祿少卿駙馬都尉裴虛已與岐王範
遊宴仍私挾讖緯戊子流虛已於新州離其公主萬年尉劉庭
琦太祝張諤數與範飲酒賦詩貶庭琦雅州司戶諤山荏丞然
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彊相託附耳

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上嘗不豫薛王業妃弟內直郎韋賓與
殿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事覺賓杖死恂貶錦州刺史業與妃
惶懼待罪上降階執業手曰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實殛之
即與之宴飲仍慰諭妃令復位 十一月乙卯上還京師 辛
未突厥寇甘涼等州敗河西節度使楊尅述掠契苾部落而去
先是朔方大揔管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期以今
秋掩毗伽牙帳於稽落水上毗伽聞之大懼瞰欲谷曰不足畏
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朔方兵計亦
不能來此必若能來俟其垂至徙牙帳北行三日唐兵食盡自
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王晙之約必喜而先至晙與張嘉
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晙兵不出拔悉密獨至
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旣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而朔方

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懼引退毗伽欲擊之曠欲谷曰此屬
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曠
欲谷分兵間道先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大破之拔悉密衆
潰走趨北庭不得入盡爲突厥所虜曠欲谷引兵還出赤亭掠
涼州羊馬楊昝述遣裨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將兵邀擊之曠欲
谷謂其衆曰吾乘勝而來昝述出兵破之必矣公利等至剛丹
與曠欲谷遇唐兵大敗公利澄脫身走毗伽由是大振盡有默
啜之衆 契丹牙官可突干驍勇得衆心李娑固猜畏欲去之
是歲可突干舉兵擊娑固娑固敗奔營州營州都督許欽澹遣
安東都護薛泰帥驍勇五百與奚王李大酺奉娑固以討之戰
敗娑固李大酺皆爲可突干所殺生擒薛泰營州震恐許欽澹
移軍入渝關可突干立娑固從父弟鬱干爲主遣使請罪上赦

可突干之罪以鬱干為松漠都督以李大酺之弟魯蘇為饒樂都督

九年春正月制削楊敬述官爵以白衣檢校涼州都督仍充諸使 丙辰改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官僚一準京兆河南 丙

寅上幸驪山温湯乙亥還宮 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

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融弼之玄孫也源乾曜素愛其才贊成之二月乙酉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以聞

丙戌突厥毗伽復使來求和上賜書諭以曩昔國家與突厥和親華夷安逸甲兵休息國家買突厥羊馬突厥受國家繒帛彼此豐給自數十年來不復如舊正由默啜無信口和心叛數出盜兵寇抄邊鄙人怨神怒隕身喪元吉凶之驗皆可汗所見今復蹈前迹掩襲甘涼隨遣使人更來求好國家如天之覆如海

之容但取來情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誠心則共保遐福不然無
煩使者徒爾往來若其侵邊亦有以待可汗其審圖之 丁亥
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
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
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僞甚衆遷兵部員
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
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
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狀上方任融貶憬盈川尉州縣希
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
稱是 蘭也州胡康待賓誘諸降戶同反夏四月攻陷六胡州
有衆七萬進逼夏州命朔方大摠管王晙隴右節度使郭知運
共討之 戊戌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

今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以太僕卿王毛仲為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使與王峻及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說相知討康待賓 六月己卯罷中都復為蒲州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州錄事言於象先曰明公不施箠撻何以示威象先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邪必欲箠撻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秋七月己酉王峻大破康待賓生擒之殺叛胡萬五千人辛酉集四夷酋長嘗斬康待賓於西市先是叛胡潛與党項通謀攻銀城連谷據其倉庾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追至駱駝堰党項乃更與胡戰胡衆潰西走入鐵建山說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討擊使阿史那獻以党項翻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

豈可殺已降邪因奏置麟州以鎮撫党項餘衆 九月乙巳朔
日有食之 康待賓之反也詔郭知運與王晙相知討之晙上
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敕知運還本軍未報知運已至由是與
晙不協晙所招降者知運復縱兵擊之虜以晙為賣已由是復
叛上以晙不能遂定羣胡丙午貶晙為梓州刺史 丁未梁文
獻公姚崇薨遺令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
求福昔周齊分據天下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則崇塔廟而
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近者諸武諸韋造寺度人不可勝
紀無救族誅汝曹勿効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見僧
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當永為後法 癸亥以張說
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大使
郭知運卒知運與同縣右衛副率王君奭皆以驍勇善騎射著

名西陲為虜所憚時人謂之王郭莫遂自知運麾下代為河西
隴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 十一月丙辰國子祭酒元行冲上
羣書四錄凡書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 庚午赦天下 十
二月乙酉上幸驪山温湯壬辰還宮 是歲諸王為都督刺史
者悉召還京師 新作蒲津橋鎔鐵為牛以繫絙 安州別駕
劉子玄卒子玄即知幾也避上嫌名以字行著作郎吳兢撰則
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修史見之知兢所為
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乃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
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終不許
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太史上言麟
德曆浸踈日食屢不効上命僧一行更造新曆率府兵曹梁令
瓚造黃道遊儀以測候七政 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

夏鹽等六州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

十年春正月丁巳上行幸東都以刑部尚書王志愔為西京留守 癸亥命有司收公廩錢以稅錢充百官俸 乙丑收職田畝率給倉粟二斗 二月戊寅上至東都 夏四月己亥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五月伊汝水溢漂溺數千家 閏月壬申張說如朔方巡邊己丑以餘姚縣主女慕容氏為燕郡公主妻契丹王鬱干 六月丁巳博州河決命按察使蕭嵩等治之嵩梁明帝之孫也 己巳制增太廟為九室遷中宗主還太廟 秋八月癸卯武彊令裴景仙坐贓五千匹事覺亡命上怒命集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贓皆乞取罪不至死又其曾祖寂有建義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獨存今為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遠其辭略曰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

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生殺之柄人主得專輕重
有條臣下當守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
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又曰
若寂勲都弃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赦之鬼不其
餒而上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安南賊帥梅叔焉
等攻圍州縣遣驃騎將軍兼內侍楊思勗討之思勗募羣蠻子
弟得兵十餘萬襲擊大破之斬叔焉積尸爲京觀而還初上
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即位數年色衰愛弛武惠妃
有寵陰懷傾奪之志后心不平時對上有不遜語上愈不悅密
與秘書監姜皎謀以后無子廢之皎泄其言嗣滕王嶠后之妹
夫也奏之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皎妄談休咎甲戌杖
皎六十流欽州弟吏部侍郎晦貶春州司馬親黨坐流死者數

人皎卒於道己亥敕宗室外戚駙馬非至親母得往還其卜相
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己卯夜左領軍兵曹權楚
璧與其黨李齊損等作亂立楚璧兄子梁山為光帝詐稱襄王
之子擁左屯營兵數百人入宮城求留守王志愔不獲比曉屯
營兵自潰斬楚璧等傳首東都志愔驚怖而薨楚璧懷恩之姪
齊損迴秀之子也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宣慰 癸
未吐蕃圍小勃律王沒謹忙謹忙求救于北庭節度使張嵩曰
勃律唐之西門勃律亡則西域皆為吐蕃矣嵩乃遣疏勒副使
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人救之晝夜倍道與謹忙合擊吐蕃
大破之斬獲數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 王怡治權楚璧
獄連逮甚衆久之不決上乃以開府儀同三司宋璟為西京留
守璟至止誅同謀數人餘皆奏原之 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

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其黨悉平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疆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爲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爲疑臣請以闔門百口保之上乃從之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冬十月癸丑復以乾元殿爲明堂 甲寅上幸壽安興泰宮獵於上宜川庾申還宮 上欲耀兵北邊丁卯以秦州都督張守素等爲諸衛將軍 十一月乙未初令宰相共

食實封三百戶 前廣州都督裴佖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
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巨聞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且所以
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曷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
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柰何輕加笞辱
以阜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佖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
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
來則爲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爲
佖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十二月庚子以十姓
可汗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嫁突騎施可汗蘇祿 上將
幸晉陽因還長安張說言於上曰汾陰睢上有漢家后土祠其
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爲農祈穀上從之 上女永穆公
主將下嫁敕資送如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諫曰武后惟太平

一女故資送特厚卒以驕敗柰何爲法上遽止之

十一年春正月己巳車駕自東都北巡庚辰至潞州給復五年
辛卯至并州置北都以并州爲太原府刺史爲尹二月戊申還
至晉州 張說與張嘉貞不平會嘉貞弟金吾將軍嘉祐贓發

說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己酉左遷嘉貞幽州刺史 壬子祭

后土于汾陰乙卯貶平遙令王同慶爲贛尉坐廣爲儲侍煩擾

百姓也 癸亥以張說兼中書令 己巳罷天兵大武等軍以

大同軍爲太原以北節度使領太原遼石嵐汾代忻朔蔚雲十

州 三月庚午車駕至京師 夏四月甲子以吏部尚書王峻

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月己丑以王峻兼朔方軍

節度大使巡河西隴右河東河北諸軍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

學之士秘書監徐堅太常博士會稽賀知章監察御史鼓城趙

冬曦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爲此屬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秋八月癸卯敕前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天下大同宜各從所樂今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戊申尊宣皇帝廟號獻祖光皇帝廟號懿祖祔于太廟九室先是吐谷渾畏吐蕃之彊附之者數年九月壬申帥衆詣沙州降河西節度使張勣忠撫納之冬十月丁酉上幸驪山作溫泉宮甲寅還宮十一月禮儀使張說等奏以高祖配昊天上帝罷三祖並配之禮戊寅上祀南郊赦天下戊子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

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雜役使 十二月甲午上
幸鳳泉湯戊申還宮 庚申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王峻
坐黨引踈族貶蘄州刺史 是歲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
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 初監察御史濮陽杜暹因按事
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
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度磧追之不
及及安西都護闕或薦暹往使安西人服其清慎時暹自給事
中居母憂

十二年春三月甲子起暹為安西副大都護磧西節度等使
神龍初追復澤王上金官爵求得庶子義珣於嶺南紹其故封
許王素節之子瓘利其爵邑與弟璆謀使人告義珣非上金子
妄冒襲封復流嶺南以璆繼上金後為嗣澤王至是玉真公主

表義珣實上金子爲瓘兄弟所擯夏四月庚子復立義珣爲嗣
澤王削璆爵貶瓘鄂州別駕壬寅敕宗室旁繼爲嗣王者並令
歸宗 壬子命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
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
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
尺五寸微強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七寸七分極
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
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三分極差
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
星下衆星粲然皆古所未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皆見
五月丁亥停諸道按察使 六月壬辰制聽逃戶自首闕所在
閑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兵部負外

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爲勸農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

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以補刺史壬午以黃門侍郎王丘
中書侍郎長安崔沔禮部侍郎知制誥韓休等五人出爲刺史
丘同皎之從父兄子休大敏之孫也初張說引崔沔爲中書侍
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
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
遇事多所異同說不悅故因是出之 秋七月突厥可汗遣其
臣哥解頡利發來求昏 溪州蠻覃行璋反以監門衛大將軍
楊思勗爲黔中道招討使將兵擊之癸亥思勗生擒行璋斬首
三萬級而歸加思勗輔國大將軍俸祿防閣皆依品給赦行璋
以爲洵水府別駕 姜皎旣得罪王皇后愈憂畏不安然待下
有恩故無隨而譖之者上猶豫不決者累歲后兄太子少保守

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爲右祭南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合而佩之祝曰佩此有子當如則天皇右事覺己卯廢爲庶人移別室安置貶守一潭州別駕中路賜死戶部尚書張嘉貞坐與守一交通貶台州刺史 八月丙申突厥哥解頡利發還其國以其使者輕禮數不備未許昏 己亥以宇文融爲御史中丞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宮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勢皆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爲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徭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爲華州刺史 壬寅以開

府儀同三司宋璟為西京留守 冬十月丁酉謝颺王特勒遣使入奏稱去年五月金城公主遣使詣箇失密國云欲走歸汝箇失密王從臣國王借兵共拒吐蕃王遣臣入取進止上以為然賜帛遣之 廢后王氏卒後宮思慕后不已上亦悔之 十一月庚午上幸東都戊寅至東都 辛巳司徒申王撝薨贈謚惠莊太子 羣臣屢上表請封禪閏月丁卯制以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于泰山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 是歲契丹王李鬱干卒弟吐干襲位 十三年春二月庚申以御史中丞宇文融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 乙亥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曠騎分隸十二衛摠十二萬人為六番 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

者大理卿源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十一人
為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餞於洛濱供張甚
盛賜以御膳太常具樂內坊歌妓上自書十韻詩命將軍高力
士賜之光裕乾曜之從孫也 三月甲午太子嗣謙更名鴻徙
郟王嗣直為慶王更名潭陝王嗣昇為忠王更名浚鄆王嗣真
為棣王更名洽鄂王嗣初更名涇鄆王嗣玄為榮王更名滉又
立子澹為光王澹為儀王澣為潁王澤為永王清為壽王洄為
延王沐為盛王溢為濟王 丙申御史大夫程行湛奏周朝酷
吏來俊臣等二十三人情狀尤重子孫請皆禁錮傳遊藝等四
人差輕子孫不聽近任從之 汾州刺史楊承令不欲外補意
怏怏自言吾出守有由上聞之怒王寅貶睦州別駕 張說草
封禪儀獻之夏四月丙辰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

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
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
下為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上欲以說
為大學士說固辭而止 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
加兵守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
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然則若之
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為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
許也今遣一使徭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
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則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說所
不及即奏行之光庭行儉之子也上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
卿諭旨於突厥小殺與闕特勒瞰欲谷環坐帳中置酒謂振曰
吐蕃狗種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尚主突厥前後求昏獨不

許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真僞但屢請
不獲愧見諸蕃耳振許爲之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
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 五月庚寅妖賊劉定高帥衆夜犯通
洛門悉捕斬之 秋八月張說議封禪儀請以睿宗配皇地祇
從之 九月丙戌上謂宰臣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敕自
今州縣毋得更奏祥瑞 冬十月癸丑作水運渾天成上具列
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
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匱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
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鍾機械皆藏匱中 辛酉車駕發東都
百官貴戚四夷酋長從行每置頓數十里中人畜被野有司輦
載供具之物數百里不絕 十一月丙戌至泰山下己丑上備
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留從官於谷口獨與宰相及祠官俱登

儀衛環列於山下百餘里上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
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爲蒼生
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庚寅上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
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倣乾封故事辛卯祭皇地祇於
社首壬辰上御帳殿受朝覲赦天下封泰山神爲天齊王禮秩
加三公一等張說多引兩省吏及以所親攝官登山禮畢推恩
往往加階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舍人張九齡諫不聽又
扈從士卒但加勲而無賜物由是中外怨之 初隋末國馬皆
爲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
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
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
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

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癸巳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甲午車駕發泰山庚申幸孔子宅致祭上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上謂張說曰婦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它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眞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訐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宰臣帥羣臣起賀樓上皆稱萬歲由是以丘爲尚書左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

耀卿叔業之七世孫也十二月乙巳還東都突厥頡利發辭歸上厚賜而遣之竟不許昏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者輻湊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邪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旣而日中衆客未敢舉劭待璟父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先是契丹王李吐干與可突干復相猜忌攜公主來奔不敢復還更封遼陽王留宿衛可突干立李盡忠之弟邵固爲主車駕東巡邵固詣行在因從至泰山拜左羽林大將軍靜折軍經略大使上疑吏部選試不公時選期已迫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吏部

爲十銓甲戌以禮部尚書蘇頌等十人掌吏部選試判將畢遽
召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上表以
爲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
平邴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鬪死之人況大唐萬
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凡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停
此十銓上雖不即從明年復故 是歲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
五錢粟三錢 干闥王尉遲眺陰結突厥及諸胡謀叛安西副
大都護杜暹發兵捕斬之更爲立王